

文 學 叢 刊

木 廠

鄒 荻 帆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813
KU18

廠 木

帆 荻 鄒

有版權

木 廠

鄒荻帆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一四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八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定價六元

巴金主編

文 學 叢 刊

第六集
共六十冊

魚汛	三月天	荒	使命	利娜	秘密的故事	遭遇	隨糧代徵
宋樾	屈曲夫	田濟	李健吾	巴金	舒羣	金魁	高詠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長篇
江南曲	木廠	沉淵	投影集	囚綠記	霧及其它	夏蟲集	貝殼
王統照	鄒荻帆	林柯	唐弢	陸蠡	靳以	繆崇羣	莊瑞源
詩集	長詩	戲劇	雜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初版

三十七年七月再版

目錄

✓ 序詩……………一

✓ 第一部

✓ 我生在木廠……………一三

✓ 第二部

✓ 斧鋸鉋鑿繁雜的文響……………三一

✓ 木廠裏的造訪客……………四七

✓ 夜……………六〇

第三部

懸樑者……

八一

水葬……

一〇一

做棺材的人……

一一五

第四部

再會吧木廠……

一三三

序 詩

雖是生活的波浪

已把我掀得老遠，

但我不會忘記你們，

每每我想起了

那風雨織着的蘆蓆棚，

同春天

那柔和的陽光

從破壁射進泥濕的木廠，

你們知道

我是沉浸於怎樣的回憶裏！

我不是也跟你們一樣

曾經工作於這泥濕的土地嗎！

縱使時間是過去了，

但我底記憶不會淡漠下去，

但是、天哪，

我還要祈求你們原宥我

是一個剛衝出黑暗的孩子，

幾個年頭了，

我不會達到你們底一點希冀。

可是我不會忘記的呀！

當災患侵蝕着那塊土地的時候，

你們依然爲着微薄的喉糧

機械而苦悶地工作着，

每一次斧鑿落下，

筋肉脈管隨着時計不止息地搏動，

引起了我怎樣的感慨……

從斧鑿的聲裏，

我聽到了一個老年的工匠

爲着生活的重壓

隨着斧鑿的舞動

歎噓一聲聲落下，

木料改成了傢具了，

而老人也一天天衰頹，

於是我更從這斧鑿沉重的音響裏，

彷彿聽到一個生活絕望的老人，

用禿頂的頭顱

碰擊在斧鋒上，

血漿迸裂在泥濕的土地。

沉重機械、平凡的是斧鑿聲，

而鏽了的鐵鋸

永遠拉着遲鈍、憂鬱的調子，

但你們生活着呵，

如同破舊的船，航行在暴風的海洋一樣，
永遠起伏着險阻的波浪。

在灰色的天穹下面，

在零落的村子間，

你們工作的沉重的聲音

沒有遮攔地

波散到遼闊的荒原……

我知道你們一定會

用一種很誠懇而又可憐的聲音

詢問着大地，

你們會說：

你們不會厭棄艱辛的工作，

而有時候你們連艱辛的工作也沒有了，

於是你們匍匐在大地的懷抱裏哭泣，

你們會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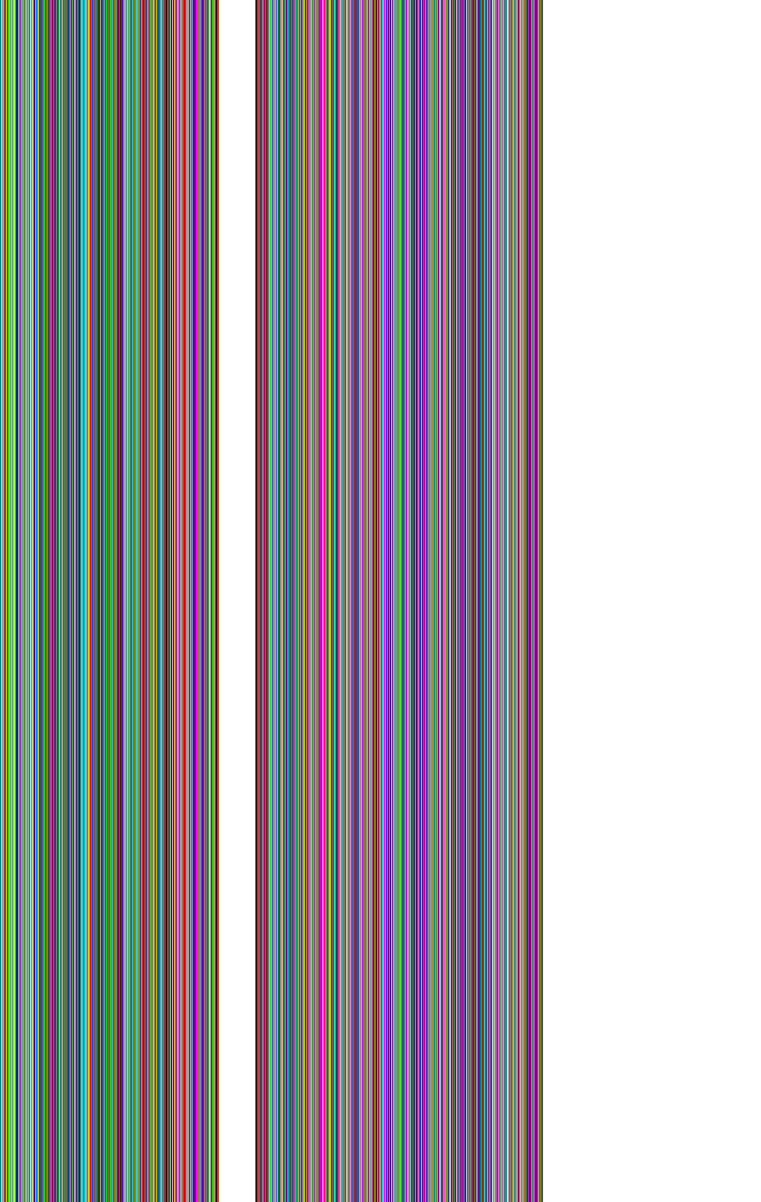
你們的生活

是不是只是永遠工作在木廠，

永遠喘不過氣來，

到死了

於是裹着幾床蘆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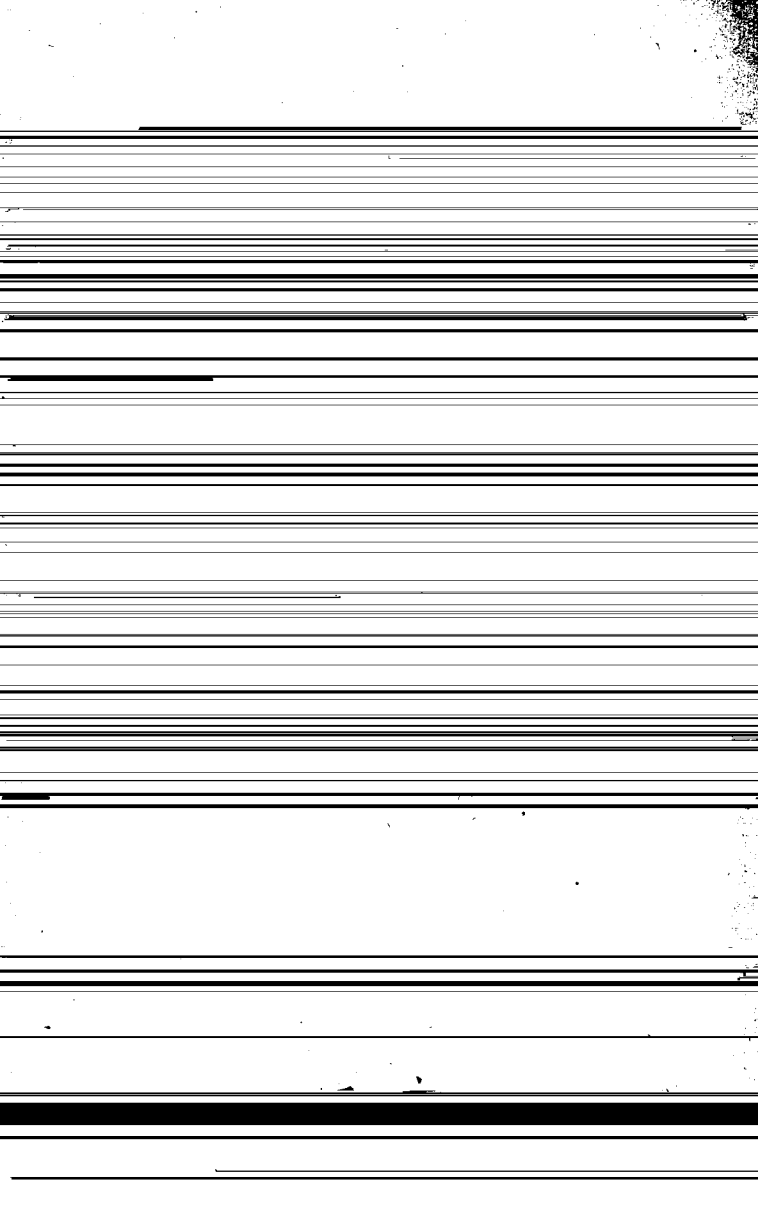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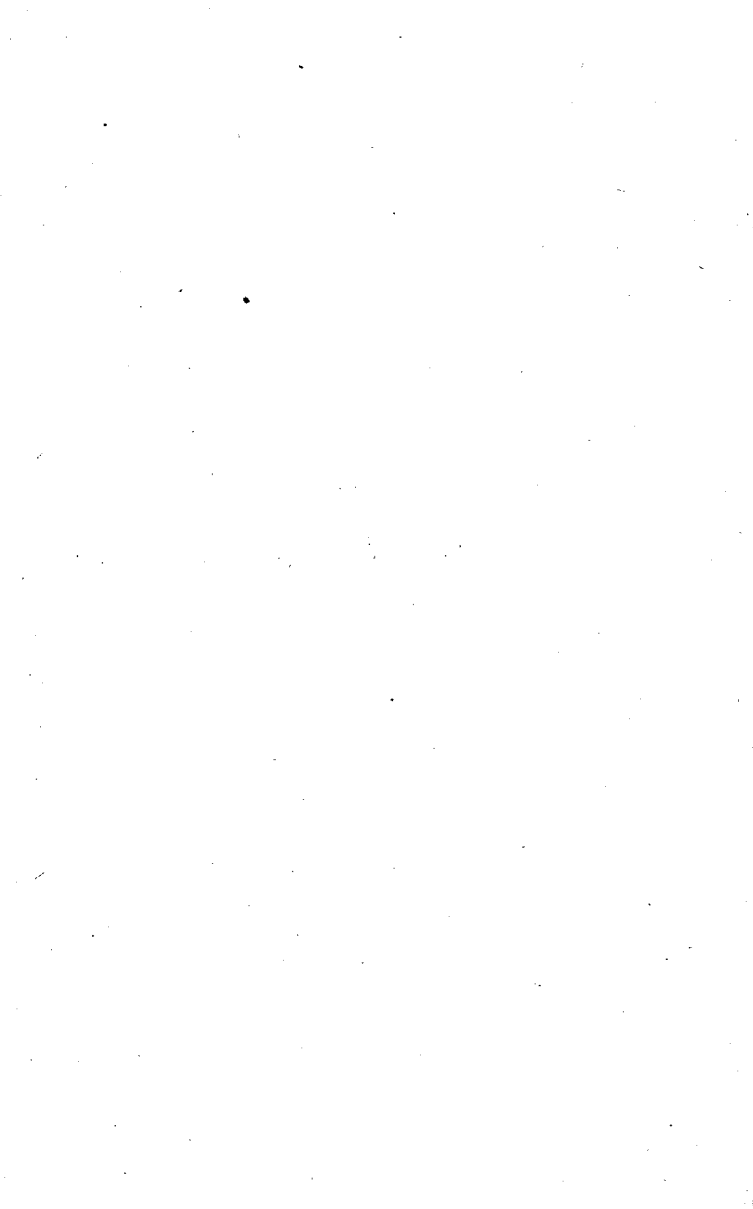
但是爲你們

我獻上這

如同你們生活一樣的

沉重、機械、平凡、遲鈍、憂鬱的詩句，
因爲你們已作了多年的奴隸了，
在今天，
你們應該要站起。





第一
部



我生在木廠

月光在樓壁上描着窗外樹影，

風搖動着，

今夜

我是被記憶所苦惱了。

而我遍體的傷痕

——廠主與師傅所給與的『留戀』

使我更厭棄了堅硬的床板。

我不能深切體會

誤用一塊木料

就是毀傷自己底身體，

豈是我們底身體

遠不及一棵柳杉！

二十年的年輪

我青春的枝葉

應當更繁密地增長，

鋸與斧呵，

今天你是否要毀壞我，

計算我身上刻劃的風霜？

躺在堅硬的床上，

風搖動着樹影，

雁子叫着淒厲，

窗外的葉子

飛掉在我底枕旁。

我底命運也同樹葉一樣啊，

媽媽在我不能記憶的時間

離開了我，

我不會享受樂意的兒童生活與母愛。

爸爸告訴我，

水旱的災患與地主的剝削，

使他拋棄了田園，

摘下農奴底草帽，

轉徙在陰鬱的土地，

二十年來把腳根盤固在木廠。

一年春，

一年秋，

葉子綠了又枯黃，

他也如所有的中國底勞動者一樣，

遺留着我

——一株幼芽，

循環着他底命

爸爸告訴我，

爲了撫育他底

會受廠主多少

工作與撫養，

消磨了他底壯

爲了催眠

他唱出慈母柔聲

撫摩着我底細影

他底淚水滴在我

我哭了，

他又苦笑地歌唱。

我還記憶着

六月的南湖，

草原上

一匹赤紅的馬

打了滾又低頭嚼嚙着青草。

柳蔭下

一隻新油的小舟，

繩子繫在樹根上，

舟子赤着臂輪在板上盪息。

短短的竹籬裏

那雞聲司午，

與晾着白色的衣裳，

蟬聲與水鳥

咿唔着一片燥陽，

荷葉擎着把把綠傘，

粉紅色與水桃紅的小旗插在湖心。

小伙伴们想到了

要掘幾根初嫩的湖藕，

但我們怕。

爸爸說過

『管湖佬』會用有刺的荷梗
鋸着偷藕者的頸項的。

是的

我們底爸爸是拿鉄鋸的，
想着我們又不怕了。

在滾熱的水裏

我們躲在荷葉的綠傘下，
嚼着嫩甜的湖藕。

「管湖佬」來了，

把我們底頭壓在水裏喝着泥巴水，

在我們炙焦的背上

烙上幾個巴掌，

這些我們是不怕的，

我們更把綠荷葉切成細絲，
浸在沸騰的熱水裏。

當晚上

巷口裏蝙蝠飛起，

我們坐在白木槿上，

螢火蟲在一條黑曲線的樹邊

如燐火一樣閃着一點點綠光，

荷葉茶是怪澀口的，

我們伸出了舌尖，

牧羊的老人

也是我們底好友，

當他趕着白羊，

從落日光的路上回來的時候，

他會告訴我們許多奇趣的故事。

坐在草地上

我們虔心等候着，

等着那遙遠的羊羣

銀鈴地抖響，

等着老人底草帽上

帶來一片黃昏。

老人是愛護白羊的，

他常撫摩着軟細的羊毛，

白羊又是那樣的馴順，

他說在雪天的時候

白羊都睡在他底身旁，

從羊羣的呼吸裏，
他懂得它們的言語。

他底皮鞭不會鞭打牠們，

只向虛空抽搖着，

發出劈拍的聲響，

我們也剝着樹皮

緊纏在竹條上，

夢生的荒草以及奔走的野犬

都成了我們底羊羣。

當我們看着一隻馴順的羊

被屠戶們從柵裏拉出
而小羊咩咩哀號的時候，
我們會拉着老人細問。

他苦淡地笑了，

「你不看見天上的白雲嗎？
那就是我們底羊羣呀。」

天上的白雲啊，
無數的羊羣啊，
我們微笑了，
羊兒不吃草了，

羊兒在藍色的天上。

牧羊的老人

已經放下了他底皮鞭，

而我

又不曾給一點溫暖

回答我勞瘁的爸爸。

縱使爸爸還在世上，

我，

一個木廠的學徒，

過着黑色的日子，

爸爸底心將更會受到損傷。

伴着木廠生長，

我已看厭了那斧、鋸、鉋、鑿，

然而木廠

它已張着巨蟒的口，

使我擺身不脫。

在今夜

我更被記憶所苦惱着，

我閉緊眼睛，

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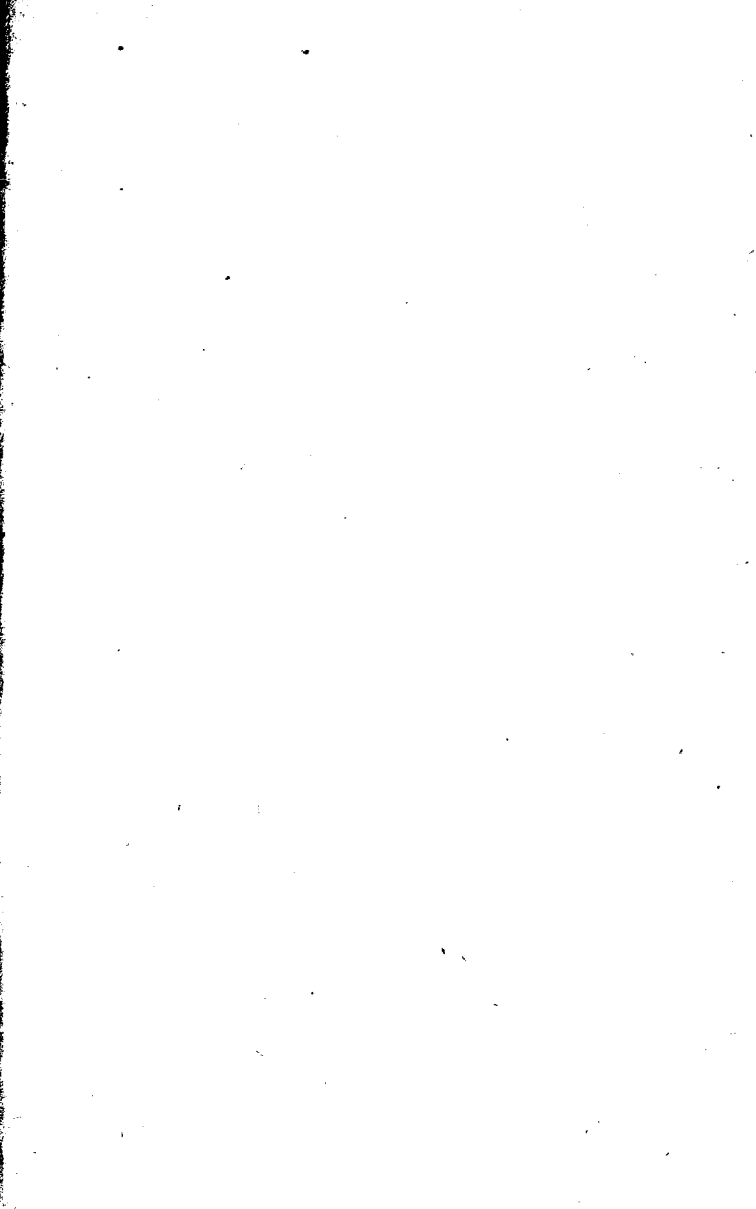
「記憶之神，

請你不要接近我身邊，」

但木廠又出現在我眼前……

……

第二部



斧鋸鉋鑿繁雜的交響

那用三角銼

銼鋸，

鐵與鐵摩擦的聲音，

怪難聽的，

使人捫着心發慌，

是木工們創造出來。

他們把鋼鋸

數一股力送進木塊，

使木塊流着淚沫，

把尸骨分開，

一年年，

『水滴石頭會穿，』

鋼鋸鈍了；

又用三角銼撥動鉄弦。

舉起斧來

像神話中『吳剛伐桂，』●

他們底木料

也同月亮裏的桂樹一樣呵，

●神話中謂，月亮中的黑點，即吳剛被玉皇大帝處罰，砍伐月亮中的桂樹，雖累世累年均砍不盡。

依然有砍不盡的木料。

不斷的工作，

飽與饑

因捏着的日子多了，

有着手指的痕跡，

而他們底手指

是一天天更粗硬且麻木了啊。

不足的睡眠

眼膜上永張着紅色蛛網，

停滯着灰暗的眼珠，
一粒木屑闖在網上，
用糙礪的手
挨着乾澀的眼睛，
擠出幾點水。

拉墨線

墨線浸着墨水拉出，
墨斗的輪子轉了，
心也如輪子在轉，
飢腸在肚皮裏暗叫。

鋸屑的飄揚，
鮑皮的飛舞，
木屑的跳躍，
工作的吼聲，
筋肉脈管的搏動，
斧、鋸、鉋、鑿的交響，
橫七直八的木料，
一堆堆的木塊，
雜亂而喧嚷的
是那一座木廠。

突然一個人

手指教斧子劃破了

流着血滴，

抓一把香爐灰，

用布條纏了一把，

把木塊當作仇人，

死命將斧子砍下，

創口更震動了，

血從布條滴下……

春天

後湖有了花，

楊柳條抽得更青，

從隄上來

一個年畫

折着柳條

向馬腹抽

走到洗衣

有着年畫

他又勤苦

溜着一壁

他們永遠

木料——

鉤鉄上開着鉤花，

門旁放着一盆磨刀水，

他們洗着鉄器，

在砂石上磨，

在漿石上磨……

暑天埋着頭工作，

赤着臂，

筋肉向外跳，

汗水像決了隄口的河流

不息地咆哮。

頭是暈的

天與地在轉，

他們用兩隻手

捧着那湖裏跳着子又

向口內連灌。

秋天、

雨淅瀝淅瀝地

打着用方木塊釘得很

新年貼着的

「童言無忌」

與「百事順遂」的紅

垂下了頭，
泣着血淚。

一窩窩從破瓦上漏下的積水，
照着他們底死臉，

在這里

他們看見自己

一天天瘦削了，

而且照着他們腮上生了黑鬚，
黑鬚上又爬上白霜……

冬天、

穿着開花的棉襖

伸着粗硬的手，

凍破了的血口子

塗着燒黑的棉絮灰，

冷風從蘆蓆打進，

從大門打進，……

……

……

「冷！」……

因爲年關近了，

我更持着一隻竹杖，

帶着黑色的披風帽，

摸索着沒有足跡的雪路，

拿着一捲賬摺，

步向一個被風雪所蓋住的茅村。

我是被雪所困苦着，

有時候到半夜我不能回轉，

村犬叫得我心悸。

雪在落着，

到處都是白茫茫啊，

在我底前面

也許是一條小河，

而冰雪粉飾了牠，

我會淹落在雪河裏，

或者埋藏在一個雪窖裏……

想着

我輕聲喊着「爸爸，

你照應我吧。」

有時候

我真要倒埋在雪裏，

然而我掙扎着，

我的手指，

我底腳板，

我底腿脛以及全身，

都凍得顫抖了啊。

我真想

像「賣火柴的女兒」一樣，

把這賬摺點着一星火，

讓我取一點溫暖，

是的

我看見我所走到的那些人家，

都是那樣寒儉。

但他們也同木廠裏的伙伴一樣
又都是那樣勤勞。

在火的亮裏

我也將看着他們同廠主一樣

茅屋的前面貼着紅色的春聯，

老人們踏着雪原去沽酒，

神龕前燃亮着一對紅燭，

而且廳前

一堆人圍着圓桌，

一個女人

.....
正用盤子托着一盃熱氣蓬蓬的東西。

木廠裏的造訪客

我說過、

水旱的災患與地主的剝削
使爸爸轉徙在陰鬱的土地，
把腳根盤固在木廠。

中國的災難是廣闊的，

長江的兩岸，

黃河的兩岸，

被災難所打擊的人們，

腳根像水上浮萍一樣，

隨着風暴

飄走在天涯與地角。

飢餓走遍了中國，

多少硬漢低下頭，

不敢向飢餓倔強，

苦笑粉飾着臉，

挨受着無端的唾罵與皮鞭。

於是我聽着了

那街頭流浪的姑娘，

打着「鳳陽花鼓」

在門沿唱起了「哭長城」的調子。

敲是顫抖的，

歌聲也是顫抖的，

空大鼓發出空闊的聲音，

這聲音是飢餓、絕望、與求援的呼號，

鼓聲擴散到原野，

原野上

蔓天的荒草搖撼着大地，

奔走着迷亂的人羣，

隨着鼓聲，

賣唱女哭泣了，

工友們也哭泣了，

哭泣不會繼續長久，

廠主來了，

他們又迅速地抓着木料，

計劃怎樣出一副『三品桌』的脚，

『麻將桌』的面，

『挂衣櫃』的抽屜，

斧、鋸、鉋、鑿繁雜的交響，

一任賣唱女爲着銅子，在門外吵，

門外圍着的人笑。

打花鼓的姑娘

已多天不在木廠前歌唱，

有時她背着鼓

從木廠門口走過，

但也不瞧瞧木廠一眼

走向另外的人家，

他們失望地等候着、等候着……

工作着，

機械地舉起斧鋸，

機械地量着尺寸，

偶然當他們舉起頭來，

噓一口氣的時候，

望得見的只是屋旁的槐樹。

槐樹展着濃密的蔭，

掩映着風雨的窗，

秋天與冬天枝葉們發出淒厲的叫嘯，

鉛色的天幕下，

遠遠地推着獨輪車的人，

繞過了木廠，

待涸的河床上，

溪流湍激地流着，

也不知要走向什麼地方，

槐樹不會移動它底腳趾，

而河水是不止息地流着淚水，

蘆蓆窗外是樹，

門前是小河，

望着它們，

他們有着無名的想望。

太陽從東方出來，

把樹影向西推遠，

太陽落土了，

樹影也埋在黑土裏，

他們永遠工作着啊，

但當他們看着

那株樹影縮成圓形的時候，

他們笑了。

因爲在中午，

那個眯眯眼睛，

一嘴綠牙齒的賣魚老頭又要來買柴，

那麼多話的，

勸你不吃酒、不抽烟，

當你正在工作的時候，

拉着人講，

嘮嘮叨叨，

把涎沫噴人一個滿臉。

老頭子是並不比木廠裏的夥伴要窮的，

而他卻是那麼慳吝，

大小不勻的鞋子

用一根鞋帶絆着，

褲子口

塞在一隻青色同一隻灰色的襪口裏。

買柴的時候

東翻西檢，

不管你堆好的木料，

指手畫腳的

說哪塊木屑是濕的，

哪塊杉樹燒得爆炸響，

慢慢地把木屑放在魚籃。

有時候他把木料放在籃內，

工友們推他一把，

「放下，

瞎眼睛亂拿，」

「年青人」……

他又不說什麼。

柴放好了，

跑到屋後找老闆娘秤柴，

很謹慎地

從腰帶搜出幾枚銅錢，

在手上數上幾次，

遞給老闆娘，

這時候他又說

「老闆，送點鮑皮我引火，」

又將鮑皮抓上幾把。

工友們等他蹲在木馬下拾柴的時候，
會把木料倒下，

打向他底臂部，

或者等他走到面前，

把斧子猛力拍響，

讓他驚得心跳。

在他到屋後

喊老闆娘秤柴的時候，

他們更會放幾塊磚石在籃內，

讓一籃柴加上幾升重量，

老頭子不會發脾氣
而老頭是那樣嘮叨。

夜……

夜間、

高脚的烏龜燈

伸長着頸子

閃着光的波圈，

蘆蓆壁上，

刻劃着他們底黑影，

排成一線。

這時間

那是他們底「稿作」●

八卦花的大盃裏

母豬肉皮上還剩有未刮盡的黑毛，

茶盅盛着麥酒，

骨碌碌在喉頭發響。

「人非鐵石，」

於是家族的愛的引誘，

同工作的繁重，

同對於生活的嘮叨，

●購貨者賞給工人的酒資

再也關不住情感的門了，
讓它們隨着麥酒傾倒。

醉了、發酒瘋、

他們伏着案子哭，

他們哭得那樣淒慘，

突然他們掀掉了桌上的怨盞，

拿起斧、鑿，

紅着眼睛說要殺人，

一會兒他們又自夥兒爭吵，

拿起木料椅檯盃盞向對方投射

不能開交。

當人們把他們拉開，

他們說『我沒有醉，沒有醉』……

突然倒在木屑上，

吐着菜渣，

嘔着黃水。

他們也會抹着紙牌，

『上大人』……在手掌內插得緊緊，

爲着一枚銅元

他們會睜翻眼睛，

拳擊着桌，

燈芯焰向上跳，
心也在跳。

還有人到梆子茶館去看皮影，●

貼靠在牆邊

不泡一盃茶，

茶館子的老闆溜着白眼睛，

「他媽的，

你們也是皮影，

天天就是看見你們底影子

在牆邊幌。」

● 一種影子戲，

更有人在大街東穿西逛，

不錯，街上曾有許多『少女』走過，

當一個少女

驚訝地看着他們勞苦與瘦削的形容時，

他們底心

更追逐着少女底影子。

到陸半仙測字台前

聽一串江湖神話，

三張奉送的紙籤

他們會抽搶一張，

看今年財神走向哪方。

也有人爲失眠所苦惱，

撕開裹着傷痕的布條，

咬緊牙齒

跺脚叫一聲「痛」

想起一天的工作只能賺些許的銅元，

憤恨地喊着

「去……」

這生活不是人！

還有人在床上大聲說着夢話，

請你多支一點工錢，

我們都是父母生養，

我底母親病了，

當然要請醫生，

你別把窮人當作畜牲。」

.....

當村子的東邊，

那被風雨所剝蝕了的土地廟

石灰剝落的牆上

貼出『民衆夜校』

紅色的招生紙條的時候，

他們狂喜了，

他們知道是應該認識幾個字的，

可不是，

記一張桌子三個「工」，

只會在紙摺上畫三個圈，

支兩串錢

只會在紙摺上畫兩條黑線，

支一角錢

就畫一條直線把三角形剖開。

定 二 如 又 他 如 整 不 這 他

於是他們踱進土地廟，

在草帽子燈下，

拿起『千字課本』

學着孩子們咿咿唔唔。

土地廟門邊

擁滿了看讀書的人，

村婦拍着嬰兒停止哭泣，

小販高聲叫着

「花生米、香烟、瓜子。」……

孩子們笑了，

讀一冊「哈哈……」

大人、大人、……

村里底人哄着一片嘲笑

明年村子里又要多添幾個秀才。

算了罷，

他們丟下書，

橫直老先生也是三五天一場病，

流着眼淚鼻涕

教一句書

咳嗽得不停喘氣。

有時候生意好了，

夜工開始，

從梁上挂一根長木條，

木的燈托釘在上面，

那盞隨他們燃得大小的燈，

也像眼睛一樣，

望着細的墨線，

粗的木料。

街上是一片靜，

賣麵的竹筒敲着，

黑夜已海一般深，

打一個呵欠

眼睛一片濕，

他們的生活永遠在苦悶與勞碌的圈套裏。

煤油燈的亮更小了，

煤油燒乾了，

我在長櫈上打盹，

口角的涎線

連着地，

拉得我底頭一點又一點。

『炒飯去，』

師傅底鑿柄敲在我頭上，
猛地跳起，

辨不清東、南、西、北。

到天亮又掀開被，

用油膩的手巾沾着冷水

在臉上亂抹一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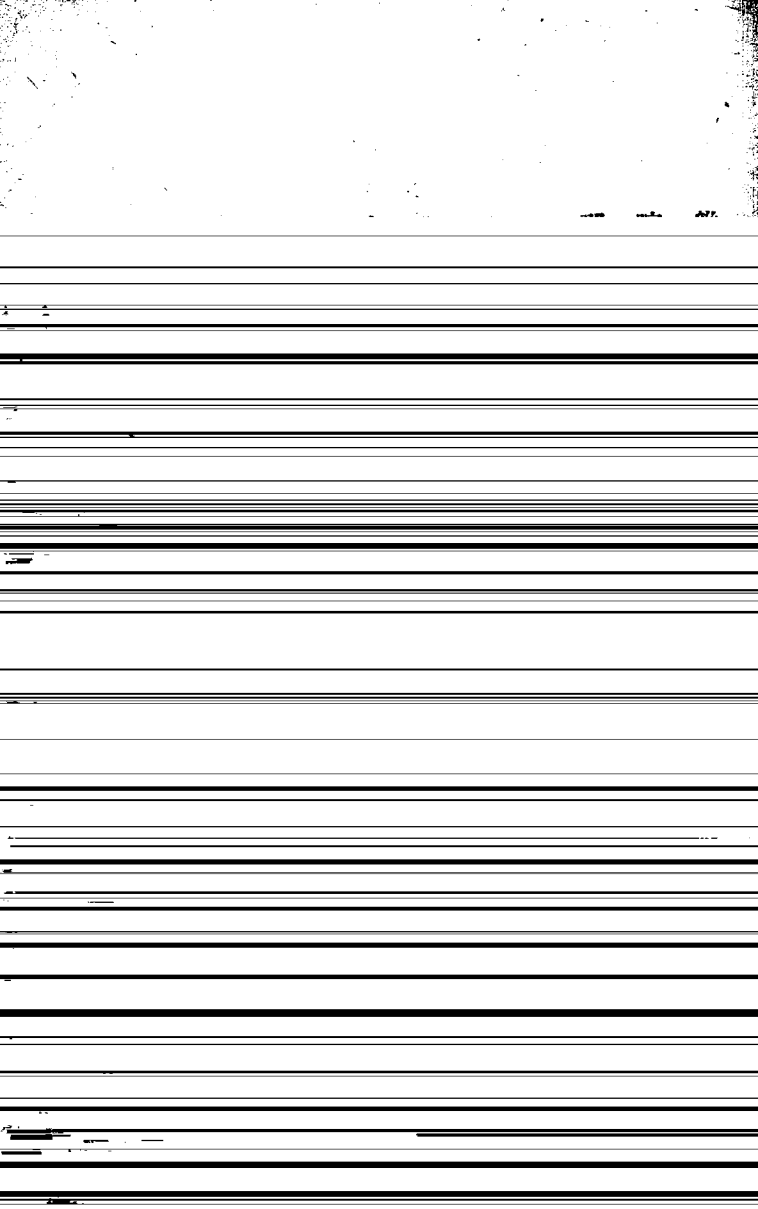
木尺量着木料，

鐵鑽鑽着木料，

斧、鋸、鉋、鑿繁雜的交響，

工作的吼聲，

筋肉脈管地搏動，



師傅們有勁的膀子

在我面前閃動，

一忽他們朝着我苦笑，

一忽他們又朝着我

現出男子們所稀有的哭泣。

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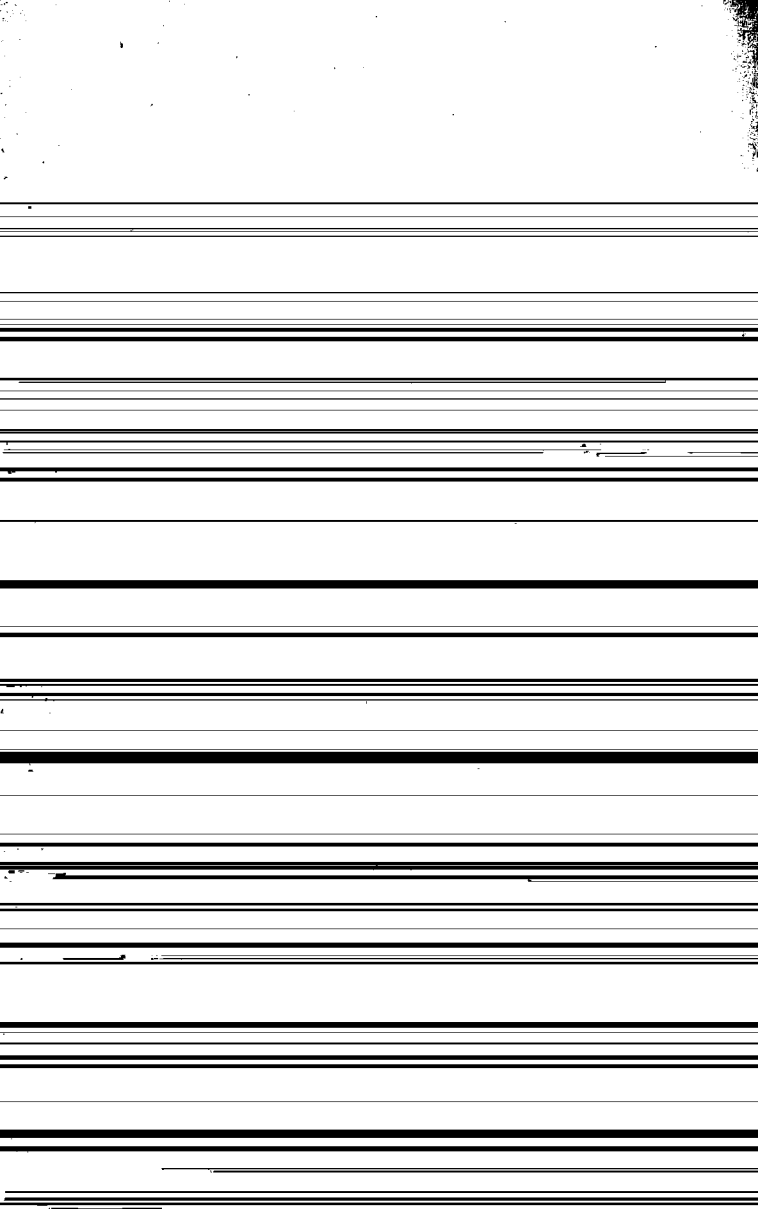
那些驚心動魄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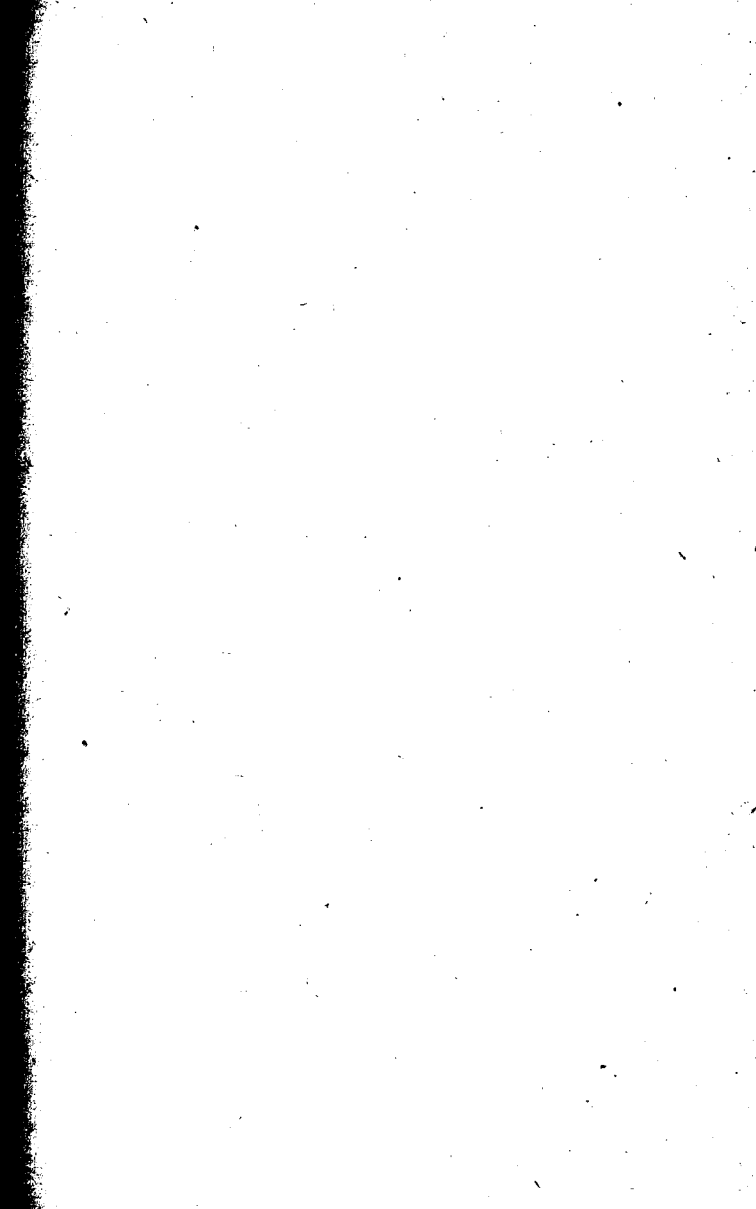
以及他們悲慘的故事，

我真不敢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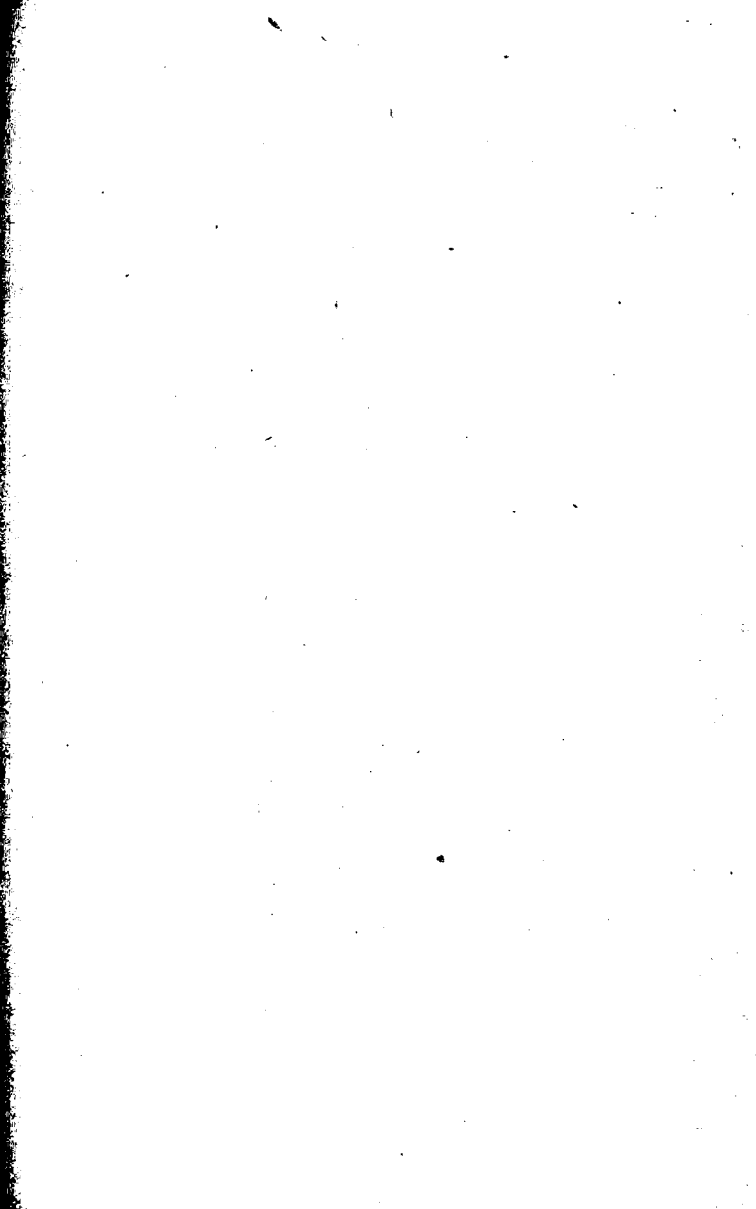
但今夜、

究竟是什麼作祟？





·
第三部



懸樑者

第一個影子

我看着一個懸樑的老人。

那是冬天。

從寥寞的村落裏

廣闊的原野上，

北風呼嘯着，

像山濤湧來了，

漫過屋脊與原野，

湧走了，遙遠的一片響聲。

風聲遠了，遠了，

村落里那樹上的積雪

射擊着蓬門，

躺在門邊的一隻白狗叫起來了，

北風在雪夜裏踏着步子

竊掠着人間。

雪粒打着瓦，

壁縫鑽進的風

有如一把尖刀，

割剝着室內的溫暖，

而老人們

是已被歲月剝去了溫暖的葉皮，
剩着幾隻骨架，

——那人體的核心。

這年老的木匠

在今夜是太困苦了，

他只蓋着破舊的棉被，

寒冷在逼迫着他，

他屈服了，

把身子縮作一團。

北風像山濤

呼嘯着，

捲過了屋脊與原野，

設想小樓是一隻船，

在寒冷的今夜

漫天織着冰雹，

那破了的帆被纏住了，

而櫓又敲不開冰的所封鎖了的河，

儘管岸上還有漁人底篝火，

年老的梢公在今夜是困苦了的。

他也想到

只要明天能舉起斧鋸，

寒冷還不是在斧鋸中砍去，

但他想起，

昨夜受了凍，

腿與臂是痛的，

舉不起斧，

搬不動木料，

聽任廠主的責罵與譏嘲。

但他一樣也曾有過寶貴的青春，

結實的身子，

膀子有着跳動的力，

果敢、勤儉、忠實，

對他底工作又是那樣熟習，

那時他底心胸

永遠挂着老闆送與的這樣一塊勳章：

『好一條有勁的膀子，

做三年怕不發財？』

四十年的工作，

斧、鋸、鉋、鑿捏出了手指的痕跡，

屋外的樹長大了、衰老了，

手內用的眼鏡銅板角子鈔票

也有幾度變換，

今天，

他聽不慣冷嘲與責罵，

今夜，

寒冷又在逼迫着他，

可是、明天、

又誰知能否睜開一雙眼睛？

寒冷太使他困苦了，

他顫抖着，

床上地輾轉

已使他骨頭發痛，
突然他睜開眼睛，
他記起後樓上
廠主積蓄的棉花。

黑夜裏

他輕輕敲開了後樓門，

在黑暗中做着黑暗的事情，

一顆心更勃勃地跳了，

胡亂抓一把棉花塞在腳頭，

於是心湖更湧起波紋，

有一天會更老，

有一天會舉不起斧鋸，

有誰能照應這可憐的老人？

頽然的太息，

朦朧入夢，

第二天他舉起了斧，

第二夜高脚的烏龜燈下

老闆磕着算盤珠，

「請遠走高飛吧，

這是你底工錢，

你仔細想想昨夜的事情。」

突然他感到

這或許只是一個怪異的夢，

正如在凍結了的河上

他踏着冰走，

想趕到河的那邊，

但在河心裏

冰塊一片片破裂了，

他淹落在十二月的寒水裏……

沒有話講了，

沒有燈光，

黑暗裏他看見了光明，



多麼廣闊的雪原啊，

多麼溫暖的雪花啊，

雪光映成了一個銀夜，

雪原是廣闊的銀地，

他笑了，

風的闊笑從雪原上送來……

……

……

……

早晨、

我被雞聲叫醒了，

啊啲、

我要很快地去煮茶

而且那幾扇沉重的

也等待我去拉開，

我擦着模糊的綠眼

很快地掀開了被，

爬下床板，

一件東西踢在我胸

『哎啲、』……

我叫了起來，我看見

那伸着舌頭、

翻着眼睛、

死白的臉皮、

懸在梁上的那一具屍體。

立刻師傅們都醒了，

很快地他們解開了那『吊頸鬼』的繩子，

把他安置在地板上，

在左右頰上批了一個耳光，

解開他底鈕扣，

摸了摸胸膛，

『已經斷了氣啦』……

他們眼淚直淌。

就在那天

把他底斧、鋸、鉋、鑿折賣了，

幾床蘆蓆

裹着他底身軀，

兩個人抬槓着，

走向亂葬崗。

沒有穿着袈裟的僧尼爲他超度，
沒有未亡人穿着麻衣把眼淚流，

風捲着雪，

一片大地的淒厲叫嘯，

木廠的伙伴們低着頭

愴然地隨在後面撒着一片兩片的紙錢。

穿過了戴着白頭巾的松柏林，

穿過了滴着冰柱的茅村，

走向墓地，

十字鍬鋤開了雪，

埋葬在黑色的土地裏；

雪花打向他們底臉上，

雪花浸濕了他們底衣襟，

低着頭

他們起落着沉重的脚步，

脚跡烙着雪原，

拉長着鉄色的鎖鍊，

走向木廠。……

埋葬回來了啊，

他們說：

「他一身勤儉，

也只是這樣結局，

真怕想將來的自己。」……

過一會

廠主又責罵我了，

說是那『吊死鬼』的繩子

應該砍斷了然後燒掉，

將來這『吊死鬼』

一定要在木廠把『替身鬼』尋找。

沒有話講

但我也猜不透這個謎，

爲什麼他要在这里找『替身鬼』

默默地我向他禱告：

● 鄉間傳說如此，

「生前你同他們並未結一點仇，

死後他們埋葬你

也夠得上朋友，

而且他們也沒有做一點欺心事，

我請求你不要在這兒尋找替身，

因為他們也跟你一樣是窮苦的人。」

埋葬在雪地裏了啊，

那一具屍體，

但在我底眼前，

永映着那伸着舌頭，

翻着眼睛，

臉色死白的、

懸在樑上的那一個影子。

水葬

第二個影子

我看見一個結實的漢子同一個少婦

被束縛了全身，

拋擲在一片激流裏。

那也是同今夜的月色一樣啊，

推開窗子，

一片白茫茫，

禾場啲、

草堆喲、

黃色的道路喲、

牛欄喲、

村莊喲、

木廠喲、

都沉浸在如水的月色裏。

溪水從茅屋後稻香的水田繞過，

水磨響着，

前面是排着樹影的一道靜靜銀河，

船家們已經入寐了，

月光瀉進了船艙。

秋月是常使人多感的，

詩人們常想到

『江畔何人初見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的調子，

或者凝想着在這如水的月色裏，

在畫樓的朱欄邊，

正有一個披着白紗的少女，

有着『紫丁香似的憂鬱』

睨視着月華，

作淡淡地遐思。

但這個中年木工，

是不會有過這樣的想像的，

只是在這好的月亮天裏，

不能安寐了，

痴痴地他望着月亮，

月亮圈裏

現出一個少婦的影子。

輕輕地他走下樓，

月光拉長了他底影子，

踏過了田埂，

轉過了一道石橋，

在那竹籬門邊

輕輕吹起了口哨。

輕輕地那籬笆門打開了，

一個挺着雙乳

蓬着髮擁着衣的婦人

從門邊伸出一張臉，

他擁着她狂吻，

翻身關住了木門……

……

突然

嘈雜聲湧進了，

噤嘲的笑聲也湧進了，

人一齊湧進來，

保長的吼聲：

「趕快抓住這教壞了鄉里的昏蛋，」

保長底眼睛又滴溜溜，

看着年青寡婦發紅的臉皮。

他拿起了一條長橈，

咆哮着、咒罵着、

木棍朝他飛來，

板橈朝他飛來，

一條槓子擊在他頭上，

他倒下了，

他同她被蔴繩細作一把，

上身的衣服被剝光了，

竹條向身上亂抽。

月光照着村莊，

他們兩個被綁在兩株大柳樹下，

大樹的黑影

沉重地投射在他們身上，

人們挽着手，

在他們身邊談笑，

像一道道鏢鏑

在他們身上抖響……

沒有話講

藤繩緊綁着他底肌肉，

湧一身勁，

他想衝，

他咬斷了牙根。

立刻他們底老年的父母也來了，

像海浪一樣的譏嘲

又掀打在他們底老年父母的身上，

使得他們底父母

不能把眼睛安放到一個方向，

終於低着頭

走到大柳樹旁。

保長也來了，

詢問着這老人們

應當怎樣處罰他們，

老人們沒有話講

搖着苦慘的面孔，

保長講了，

『照鄉里的規矩

只有沉水』

『沉水』『沉水』衆人的吼聲，

老年的父母慘叫了一聲，

嚎啕着，

抱着頭，

跑到自己黑暗的屋子……

太陽出來了，

人們藉着光

打量着他們兩個的全身，

但他們緊閉着眼睛，

他們被拖到河岸上

束縛住了四肢，

大塊的砂石綁壓在脊梁，
保長指揮着、教訓着、

「這怪不了誰，

自己做的事自己擔當。」

「好，

你自己也得教教自己，

你調戲寡婦挨受的耳光

自己也該記得，

二十年後老子們再來算帳。」

但她一直是閉着眼睛，

年青的人們對他笑了，
『做了這樣風流的事，
還怕什麼醜？』……

船載着人們到了河心，
他們兩個放平在船板上，

『動手！』

保長發下的命令，

兩條生命

當作了兩塊砂石，

投擲在激流裏；

水葬完畢後，

人們又感覺到把生命太作了兒戲，

劃破了激流

他們永眠在河床，

浪兒們瑣琅瑣琅

爲他們輓歌，

太陽落土，

河面上鬱積着哀愁，

他們底父母在河上呼喚着他們底名字，

沒有人答應，

曠野裏又回復着老人們同樣的呼喚聲。

春天來了，

春風在河上獻着一束落花，

隨着春風，春雨如淚泣下，

太陽出來了，

太陽射不到河床，

魚龍把他們當作了食糧，

推開窗子，

月光下

我望着一條銀鍊的河，

水鳥展着翅走了，

白帆也消逝到天邊，

我還在守候些什麼！

做棺材的人

第三個影子

我看見一個工作得病死的人。

他也如所有木廠裏做棺材的人一樣，
舉起斧，

全身的精神如炸藥爆散着，

對牆、條半縫、元花、杉籃，●

憑着木料

● 棺材的種類、

在他手內造成。

但有時候他會舉起了斧

又無力攔在杉桐上，

遲鈍的目光落向斧鋒，

是誰該買去這破的杉籃？

是誰該買去這大的對牆？

年年忙碌自己得了些什麼？

那一天斧鋸的丁當，

不是振動自己底五臟。

做起貨了

還要望老闖生意興盛，

赤手的人再也不能歇工，

哦，

望村鎮走瘟病吧，

這太對不起良心，

應當望老年的爹爹婆婆再去托生。

有時候用新掃帚在棺材頭

橫掃三下，●

有時候用米湯拌和了紅土、鋸沫，

用一雙手在棺材頭粉抹，●

●迷信謂用新掃帚了，容易賣出，

天氣乾燥了

棺木一聲裂炸，

好，

「長生木的鬼主已經來看過了，」

於是等待着好的音訊。②

夜間、

他守着老闆的空樓，

擁着冰冷的被，

板壁上的挂燈射着一團金箭，

① 粉抹了的棺木較美觀，可得買主歡心，

② 迷信，如棺木裂炸，必有人來購買，

一雙眼簾漸漸低斂，

模糊的溪畔擣衣女郎的影子，

給與他的溫暖，

一只黑貓從箱杭上跳過，

引起兒時聽『老鼠嫁女』的故事。

誰能挨慣這如同埋在荒塚裏一樣的生活，

把人事都放下，

讓心境成一片沙漠呢？

於是他娶街頭的流浪者爲婦了，

從小樓搬到另賃的一間房屋，

早晨，

帶着勁從屋裏跑到木廠，

黃昏，

拖着影子疲憊歸來，

見了她就是一堆笑語，

「他媽的，

酣吃飽睡，

養得不像一只肥豬？」

「哼，

誰吃飽了你的飯，

你看衣裳又破了，

早晨佃東又來催了房錢。」

煤燈下的桌上

他兩隻手撐着頭，

「窮鬼，

撕一件衣裳都沒有錢，

前生我是作了什麼惡，

嫁這窮鬼受罪。」

他只喝着一盃苦澀的茶，

把要吐的言語慢慢吞下，

「是的，一個丈夫不能養活老婆

那還算得是人，

將來還會有兒子、有孫兒、

對的，我還要出勁。……

無聲的言語

在他心湖裏湧着波濤，

他猛力擊着桌，

把堅決的心釘得更緊、更深，

「哼，你還捶桌，

你夠格打人？」

「哈哈」……

他笑了一聲。

「伙計，

歇下工吧，』

同伴們的勸告

他當作一陣風

從耳邊吹過，

『不，不，

你看我做活不是更有勁了？

你看我底兩條膀子

不是像一張鐵弓？』……

然而他，不能瞞騙自己，

這幾天腰是痛的，

眼前時常發黑，

昨夜更咳嗽了，

關不住一口腥血，

從此他感到斧鋸太遲鈍了，太沉重了，

杉木桐變成一座礦山，

手指顫抖了，

拉不準墨線，

任你磕破頭皮跪求「魯班」●

「伙計，

你有病啦，

你得回去調養，」

●魯班即公輸子，木匠們所奉祀之神，



老婆板着臉，

他低着頭踏進屋子，

無聲息地躺在床上，

用被子蒙住了頭，

面對着板壁，

一天、兩天、

他咳嗽，

他呻吟，

他輾轉着，

像千斤的重擔壓得兩肩不勻，

「錢是應該留給老婆用的，

不要請醫生，

總會好的，

哪一個人不生病？」

五天、七天、

他仍舊躺在床板上，

橫身的骨頭都睡得發痛，

痰像鎊鉄上的鎊皮向外湧，

「我要走了，

窮鬼，

跟你未有討一點好，

天天就是替你守牢。」

「哪里去？」

「我會好的。」

他想從床上跳下

攔着她底去路。

然而他已是連掀起被子的力量
都沒有了，

他咳嗽、

他呻吟、

他底骨頭像被斧子砍得發痛，
腦頂像有一柄鐵鑽猛力鑽着，
痰像鮑子上的鮑皮向外湧……

留給他一片寂寞，

茶水也再無人問訊，

蕭蕭的風雨的夜裏

他長嘯了一聲，

走向虛空。

憑着木料

他曾經造過

對牆、元花、條半縫、杉籃的，

如今長生木仍是擱置在作坊，

而蕭蕭的風雨的夜裏，

他底靈魂走了，

走了，

他底肉體

也送向荒郊……

第四部

再會吧，木廠

影子在面前閃動着，

一天又一天，

我匍匐在小樓與木廠

已經二十年了，

二十年，

使我變成了『少年老成，』

疾病與失眠

我仍在工作着，

眼圈亂了，

菌蟲毀壞着我底細胞。

向伙伴們我致無比的敬意，

感謝你們

給與了我同情，

感謝你們

給與了我教訓，

你們忠於自己的工作，

你們不敢抱怨着生活，

但你們也會向黑暗搏鬥，

你們倒下了，

你們後一代的伙伴們

又循環着你們的命運，

在二十年內，

我已很傷心的看到了你們的死與生。

但我也看見過這樣的日子，

黑暗的角落裏，

捲起農工的旗幟，

像無數條銀電，

在暴風雨中呼吸，

叫嚷着，

跳躍着，

爲着地租？

爲着工價……

他們說：

水旱的災使得田地沒有收獲，
而地主還在十足地徵租，

他們說：

一切都漲價了，

爲什麼他們底工資與生活

還是十年前一樣的日子，

他們抓着了地主，

抓着了廠主。

如同山洪一樣

很久了、很久了、

爲隄岸所擋阻着，

今天

當它已經冲破了隄岸，

將威脅地泛濫着草原，

看哪、山洪飛漲着，

它奔流的馬力與漩渦

將摧毀古老的建築，

而且那萬片流沙呵，

更將填平千百年所分割的阡陌；

受着幾千年壓制的人們
在今天是怒吼了。

但

我底爸爸是懦怯而樸實的，

爲了工友們要抓廠主

他通了聲氣，

還會受過工友們地監視，

他說：

「我們做工、自然有飯吃，」

老闆說了，

「那些鬧事的懶東西，

只要天下太平，
都是要被辭工的。」

爲了爭取工價的罷工遊行，

他又怕工友們責罰，

又怕廠主生氣，

於是他偷偷告訴了廠主，

『我要到對河去看一個親戚，』
有時候

老闆也會疑心他，

但他底懦弱、他底樸實、證明了他，

爸爸永遠是低着頭

過着黑色的日子。

可是劫虐的年頭到了，

夥伴們都歛息了聲音，

甚致於不敢噓一口長氣，

在這樣的日子裏，

我看見了令人驚心動魄的事，

從木廠裏

拉出了一個夥伴，

在區長的指揮下，

黃鏽的戈矛刺在他身上，

幾十刀、幾百刀、

幾十個血洞、

幾百個血洞、

一直刺到他死、還不停止。

就在那年

我底爸爸爲工作所疲倦了、

當他的呼吸已如拉滿了的弓弦

不能再緊張的時候、

他撫着我底頭、

他落着淚雨、

他搖了搖頭、

他離我而長逝、

遺留給我的是斧、鋸、鉋、鑿，
而我也開始了學徒生活。

我底一個師傅

又被割掉了頭，

那一顆血淋淋的

翻着藍眼睛的人頭，

高懸在南董門的城樓。

而且我看見

街上一羣羣軍士，

擎着鮮明的刺刀，

押着一個拖着鐵鍊、裸着臂、

反綁着膀子，

插着標幟的人，

一直推到刑場，

鎗聲一響，

許多人鼓着掌，

而他並不是殺人喝血的大盜，

是我所熟識的人，

而且是善良人。

也有人押在牢籠

做着烈士的夢，

劈開了枷鎖，

腳下的鐐銬發響，

衝出牢籠，

「死罷，

死罷，

終有一天，

革命會成功。」

在臨刑的時候

他們狂喊，

「殺罷，

殺罷，

我們底血

要培養奴隸們解放的花。」

屠殺着，

囚禁着，

監視着，

他們再只有無聲息地工作，

苦惱的一張臉，

苦惱的一顆心，

狗一樣的命運，

畜牲一樣的命運，

工作啊，

橫直活着爲了幾餐飯工作，
死了，

可不是也不吃飯了？

於是無數的工友們，

眼睛、教鋸屑填瞎了，

手臂教整年整月的斧鋸鉤鑿磨穿了，

跳躍的心，

跳動的肌肉，

一天天

停滯了，

窒息了，

工作啊，

他們底子孫

也循環着他們的命運，

狗一樣的命運，

畜牲一樣的命呀！

水災、旱災、兵災、

竊掠着中國，

農村崩潰了，

工廠倒閉了，

田地裏野草笑着，晚風，

烟囪下

漢子們伸着乞憐的盤，

而盤是與肚子一樣空的工人，

一天天

更餓瘦了撥動機械的身體。

木廠裏的生意

也不如往昔了，

多少被辭了工的人，

轉徙在陰鬱的土地……

……

一兩個工友用着斧鋸

敲着寂寞，

街上那打着花鼓

唱着小調的女郎又來了，

廠主吼了一聲，

那女郎搖着辮子

撇着嘴走了。

生意的清淡，

廠主的脾氣

一天天變得更焦躁，

師傅們則爲了工價的減低

淪肚皮的不平

更像一包炸藥，

廠主鞭撻着我，

責罵着師傅，

師傅們是不敢把發怒的臉

朝着廠主的，

正如我不敢把發怒的臉

朝着他們，

而當他們受了廠主的氣後，

『斧打鑿，鑿入木，』

我又無端受着責罵與鞭撻。

木廠裏的鞭撻

是粗野而令人恐怖的，

木料朝着身上亂砍，

鑿柄敲破了頭，

但是我知道他們內心的悵鬱，

我流着淚，

我不辯白一句。

十年了，

我過着學徒生活，

在木廠裏

我天天只在燒茶煮水，

以及一切打雜的事，

十年

我不會學會怎樣製造桌椅，

廠主責罵了，

「白米飯填實了心眼，

當了十年徒弟，

看你學的些什麼東西？」

我沒有話講，

罵聲又起了，

「太不懂事體，

你底老雜種死了，

不是老子照應你，

你底命到哪里去了。」

我不敢作聲，

感謝你給我了鞭撻，

感謝你給了我了奴隸的命運。

月亮還描着樹影，

涼風從窗口吹進，

使我感到一絲寒意，

『噁沙沙』……

一片樹葉又掉在我枕旁，

黑貓在屋脊上

叫出淒厲的聲音。

我站起來，

看着窗外一片白茫茫月色，

禾場啲、

草堆啲、

黃色的道路啲、

牛欄啲、

茅舍啲、

木廠啲、

都沉浸在如水的月色裏。

我望着了那條銀鍊的河，

我望着了隄那邊一頃荒塚，

哦，在那些地方

埋葬着我熟識的夥伴，

我看着無數條有勁的膀子，

又在我面前閃動了……

今夜、

記憶與創傷在苦痛着我，

明天、

工作又是那樣艱困，

上帝啊！

你將還使我

不能循環着這狗一樣的命運，

畜牲一樣的命運嗎！

年青人應當有年青人的作爲的，

爲什麼我被囚在木廠，

像一株死了的樹，

不長綠葉，

更不開花結果？

想起，

我憤恨得抓着心口，

我捶擊着桌，

我再不能這樣下去，

轉過頭來，

我看見斃息的伙伴們，

我沉重地說着：

『在今天，

在我們這一代，

都必須鬥爭。』

木廠啊，

我匍匐在你底懷抱，

二十年了，

就在今夜，

我將向你告辭。

但我得告訴你，

不久，

我會載着勝利的笑回來的，

在那時候，

我將不再像這樣厭棄你，

我將匍匐在你底懷抱，

斧鋸鉋鑿在笑，

太陽的輻射熱

照着我肌肉新生。

縱使我不能回來了，

代替我的人，

對待你、

也會像將來我對待你一樣、

匍匐在你的懷抱裏工作、歌唱、

快樂而勤勞地生長。

但、今天、

我必得向你告辭了。

木廠啊、

感謝你、

使我在二十年黑暗的日子裏、

見到了黑暗圈外的光明、

今天我向你告別了，
臨行前我向你揮手，
依依地我望着你，

「再會吧，

我匍匐了二十年的木廠。」……

Mar. 20. 1961.